

1985

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



责任编辑：赵 强

1985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

新蕾出版社 编辑、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125 插页2 字数193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5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423 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老人的黑帽子	刘霆燕	(1)
在蒲公英咖啡馆	金逸铭	(13)
园丁	佳 峻	(18)
深深的脚印	[香港] 陈文威	(29)
飞翔的灵魂	舒 婷	(35)
天才歌手	王延平	(41)
再见了, 我的星星	曹文轩	(57)
绿猫	葛 冰	(80)
神虫	赵金山	(88)
龟客	胡则丘	(101)
黑魂	霍长军 周 竞	(109)
姥家门口唱大戏	尹玉如	(118)
爸爸买小人书的故事	鱼在洋	(125)
爸爸的脸色	刘元容	(134)
Q 计划	何双及	(142)
两次速算比赛	俞天白	(155)
捕蛇少年	陈 益	(162)
鼠胡毛笔	傅新友	(168)

小沙锅、小铜锣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和他们的“珍珠河蚌店” | 王申浩 | (171) |
| 驯狗师阿金 | 水 青 | (182) |
| 龙门渡纪事 | 郁 青 | (190) |
| 女家庭教师 | 程 瑋 | (204) |
| 借读生 | 张成新 | (213) |
| 蓝色的海鸥 | 王左泓 | (229) |
| 不合调的二重唱 | 陆海桥 | (239) |
| 两片叶子 | 单 虹 | (246) |
| 孩子·大海·太阳 | 许谋清 | (257) |
| 奇人管万斤 | 冯骥才 | (273) |

老人的黑帽子

刘 霆 燕

我得了肝炎，而且越治越重，住进了医院。

晚上，秋风起了。病房里一片凄凉。

我裹紧被子，蒙上头，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半夜，门忽然响了，灯忽然亮了。

我一惊，坐了起来。

原来是又送进一个病人。

这是一位很老的病人，人很瘦，头发白白的，脸色并不太难看，肚子很鼓。我知道，这是腹水。又是一个晚期病人。看样子，他是肝昏迷以后，经过抢救，送到病房来的。

老人并不太讨厌，他一夜也没有叫一声。但是，我却再也没有睡着。

天还没亮，老人忽然轻轻地叫起来：“一床的同志，您醒了没有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我怕搅了您的觉，早想叫您。”原来，老头儿也一宿没睡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老人继续说：“同志，我求您个事儿行吗？谢谢您了。”

“我知道您也是病人，真不想麻烦您。可这事，求您千万帮个忙，我没儿没女的，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，就这一件心事……”

哎，老头儿也怪可怜的，我就帮帮他吧，“您就说吧。”

“我就求您七点以前下趟楼，拿上我的黑帽子，在临街的那个小桥那儿，您会看见一个穿灰褂子、蓝裤子的小男孩，您就冲他 说声：‘戴黑帽子的老爷爷向你早上好。’他也会对您说声：

‘早上好。’然后，他说：‘再见，’您也说声‘再见’，您的事就算办完了。噢，还没完。您告诉他，那个戴黑帽子的老爷爷，生了点小病，就住在您的病房里，以后，他不能到桥上见了，您听清楚了吗？”

我活了四十年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老头儿，也没办过，连听也没听说过办这样的事！

我问：“没别的事啦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那孩子是您的孙子吗？”

“我没儿没女，哪来的孙子？”

“那他是谁？您办这事有什么用？”

“您别问了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我以后慢慢告诉您。您就快去吧。”

我慢慢地穿着衣服。说实在的，我对办这件事毫无兴趣，有的只是好奇。

老头儿呢，不时地看着表，然后焦急地看看我。我知道这是在催我，又不好开口。

我穿好衣服要走了，老头说：“别忘了拿我的帽子。”

我拿起老头儿的帽子，仔细看着，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呢子帽，没有什么新鲜之处。

我下了楼，穿过马路，来到小桥那儿已经七点多了。我顺着小桥向桥的另一头看去的时候，却真的看见了一个小男孩，他很瘦，灰上衣，蓝裤子，一脸焦急不安的神色。

没想到，他还在等着。

我举着黑帽子向他走去。

看到了黑帽子，小孩急步朝我走来。

我说：“戴黑帽子的老爷爷问你早上好，小朋友。”

“你好！”小孩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愉快，刚才的焦急和忧愁一扫而光。

可孩子并没有按老人说的那样，说声再见然后走开。他问我：“老爷爷呢？”

我说：“他生了病，和我住在一起，我们的病房在四楼，窗户临着这条马路。他说，以后，他不能每天到这儿来，早晨的时候，你只要看到四楼晃动的这顶黑帽子，那就是他在向你问好了。”

“我要去看他！”

“老爷爷说了，你别去，他很快就会出院的。”

“那好，再见啦，叔叔，我要上学啦。替我问老爷爷身体好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孩子走了。我糊涂了。难道那老头儿半夜起来，那孩子等了半天，就是这句“早上好！再见！”真是不可思议！

不过，那孩子走了以后，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些，我为自

己还没有完全成为废物，还能给别人干点什么而感到安慰。那孩子，不就是因为我的到来，变得欢乐起来吗？

可是，为什么老人的一句问好，就能扫去那男孩的一脸愁云呢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一声“早上好”，既不解渴，又不解饿，怎么就使这个病危的老人如此难忘，又使那个孩子如此感到满足呢？

我一定要弄清楚。

我走回病房，老人早迫不及待地等着了。

他问：“你见到了吗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早上好，再见。”

“没啦？”

“还问到您，他问您身体好。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谢谢您啦，太谢谢您啦。”老人的声音微微发颤。我才注意到，老人已经满脸是泪了。我不明白，我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，竟使他如此激动。

“老人家，您能给我讲讲您和这孩子的事吗？”

“行啊。说起来，这是五年以前的事啦。”

五年前，老人退休了，厂里也没要求他留下来“补差”。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，袭击着这位老人。没儿没女的孤独使老人感到异常痛苦，他渴望着和谁说句话，渴望着能帮助别人干点什么，但是别人都忙得很，没有谁陪他说话，想帮别人又往往力不从心。

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位工人蹬着三轮车上桥十分艰难。就想从后面帮着推一下。可没想到车太重了，在快到坡顶的时候，车子突然向后滑下来。幸亏旁边有几个人，用力顶住才使老人没进到车轱辘底下。

蹬车人下车一看，脸都吓白了，嗔怪地说：“您都什么岁数了，以后这类事少干吧，顾好了自己就不错了，也省得给别人找麻烦！”

老人难过极了，他感到谁也不能理解他，他干事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表扬，只希望别人说一句：“这老头还有用”就心满意足了。

然而，没有谁知道这句话有多么重要。

后来，老人打了一张游公园的月票，每天成了公园的第一批游客。他到公园或学太极二十四式，或看看别人家的百灵鸟，消磨时光。

这小桥是老人到公园去的必经之路。

一天，老人走到桥上，忽然刮来一阵风，老人一捂头，可是没捂住，他的黑帽子被风刮跑了。这东西在桥栏杆上蹦了一下，掉到桥下去了。

好在桥下没有水，老人顺着干河坡，走到桥下。

这里脏得要命，碎纸，烂砖头，破皮鞋，水果核混在一块，甚至还有几摊粪便，臭气熏人。

老人捂着鼻子走到自己帽子的旁边，一猫腰，捡了起来。他刚要走，觉得前面黑乎乎的，象有什么东西。他回头细看了一下，可把他吓坏了。

原来，这里端着一个人。

这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穿着灰上衣，蓝裤子，蜷在那

儿。

是不是谁扔在这的尸首？老人听了听，传出了均匀的呼吸声。

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为什么不回家？是父母不在了？还是后母虐待？或是赌气从家里跑出来的？……

老人想问问，劝孩子回去，别着凉。可是想起推三轮车的事，他又闭了嘴。

我还有什么用哟！没了父母，我又能怎么样？后母虐待，我管得了吗？说不定是家里撵出来的呢？我送回去不是找挨骂？

唉！少管闲事吧。

老人摇摇头，走开了。没走几步，又刮过一阵风，老人一哆嗦。不由回过了头，他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喂！起来吧，小心冻着！”

那孩子一惊，一滚便爬了起来，他惊恐地四下看着，发现了眼前的老人。

老人见孩子的一双大眼睛，无神地看着他。他觉得孩子怪可怜的，想开口问一声：“孩子怎么不回家？”

可没等他开口，那孩子飞一般向桥的另一头跑去。

第二天，老人因为有点咳嗽，晚起了一点，当他照例向公园走去的时候，在桥头上忽然看见几个孩子正扭成一团。

四个高些的男孩围着一个矮些的男孩打着。一边打，一边嚷嚷着：

没有爹，没有娘，
打他比打谁都强。

打起他来没人劝，
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。

.....

那孩子拼命地挣脱着，四个孩子中一个把那孩子拖住，另三个在胡乱地打着。老人细一看，被打那孩子，正是他在桥下看到的那个。

老人愤怒了。

他一跺脚说：“我看你们谁再敢动他一下！我就是他的爷爷！”

那四个孩子吃惊地一齐朝老人看去，又彼此看了一下，“哄”地一声跑散了。

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过去，左手搂着孩子的肩，右手抚着那孩子的头发，说：“孩子，打疼了吧？”

那孩子不说话，只是用两只大眼睛感激地看着老人。

老人继续说：“他们干嘛老欺负你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”

老人正想问下去，一看，那孩子的眼泪已无声地流到了腮上。

老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忙说：“噢，是我不好，我这个老糊涂不该问个没完没了的。”

孩子止住了泪，甚至隐约笑了一下。

老人继续说：“你每天都是一个人上学吗？”

孩子点了点头。

老人说：“那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能答应吗？”

“求我？”孩子奇怪地看着老人。

“对。”老人严肃地说，“求你让我每天陪你上学好

吗？”

孩子疑惑地看着老人：“这该我求您才对呀？”

“你求我啦？那就是说，你同意了！”老人兴奋地看着孩子。

孩子点点头：“我愿意天天都看见您，看到您我觉得心里踏实。可这不耽误您的时间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孩子，你让我陪你上学，我高兴极了！”

老人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，两行老泪止也止不住。

孩子感到老人的抽泣，抽出来说：“老爷爷，您哭了？您怎么啦？”

“我高兴，看来我还不老。孩子，我还不老，是吗？”

孩子点点头。

老人又一次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

还不大懂事的孩子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给老人带来了什么，使老人如此高兴。他还知道一个善良的人不仅需要别人的爱，更需要爱别人。在爱别人的过程中，才会真正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。

从此以后，每天清晨人们都能看到这一老一少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互相扶着从桥上走过。阳光，把他们镀上金色的轮廓，把他们的身影从桥的这一头拉到桥的另一头。

孩子的脸上开始有了光彩，孩子的嘴角开始有了笑容。这给了老人无限的安慰，可是老人身体渐渐地不行了，他终于爬不上那个桥了。

后来，他只是每天早早地站在桥头上，等着那个孩子。

等孩子来了，他们彼此说一声：“早上好！”然后道一声

“再见”。孩子便要上桥了。

老人每次都是摘下头上的黑帽子，晃动着一直把孩子送到看不见为止。

渐渐地两个人觉得谁也离不开谁了，这声“早上好，再见。”使他们的心里，得到了无限的满足。这里面有友爱，有信任，有寄托，有祝愿，有人世间最纯洁、最美好的感情。他们谁也不能离开这声问候，就象空气，就象阳光。

有一天，老人在桥头等到十一点了，还不见孩子来，老人焦急起来。生病了？被车撞了？被人打了？把我忘了？……无数的猜想在老人的脑子里翻腾。

老人不时用黑帽檐挡住刺眼的阳光向桥顶上望着。

孩子忽然从桥顶上跑下来，象一只鸟儿。他一边跑，一边高喊着：“老爷爷，早上好！”

周围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。老人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才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早上好？让人笑话。”

“因为今天我还没问过您呢！老爷爷您看，我入队啦！就是因为发展会，我上学早了点儿，没等您，您怪我吗？”

“不怪，不怪，爷爷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！快让爷爷好好看看。”说着老人捧起鲜红的领巾，细细地看着。一边看，一边说：“你长大啦，好好往前奔吧！”

孩子默默地点着头。

“人老了，就怕别人说自己没用了。自打有了这孩子，我觉得活着也有劲儿了。因为这孩子他离不开我，我还有用……”老人说着，用手掸着帽子上的灰。

我在想，老人并不富有，也不好看，他做的事情是如此的

简单，可他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孩子的心，让人总在想着他呢？

是因为他用自己的真诚，使孩子感到了这个世界还有温暖，还有希望。

老人还在兴奋地说着他的经历，好象在数着他的家珍。

看着老人深陷的眼、堆满皱纹的脸，我感到惭愧。

老人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唉，我真怕我哪天没了，见不到那孩子了。那孩子站在桥那边儿，没人理他，他会多难过！想到这我又觉得死不踏实……”

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但我知道，这时候，只有那孩子的身影才能安慰这位老人的心。

天黑了，我想着老人的这段经历，久久不能入睡。大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有精神的支柱，靠着这根支柱，人可以耐饥，抗寒，可以忍受一切痛苦。这支柱，就象黎明前的那一小点的亮光，为了这个亮光，人可以战胜整整一个寒夜。

多么宝贵的曙光！

老人整宿都在摆弄着他的帽子。一会放在床头柜上，一会放在枕边上，一会放在胸口上。我看得出，老人的心在翻腾，这是对希望的盼望。

天终于亮了。老人老早就守在窗前，他伸着脖子向外望着，花白的胡子垂在他的胸前。他右手举着帽子，眼睛眯着，带出慈祥和盼望。真象是一尊雕塑。

忽然，老人用力地挥起帽子，兴奋得叫起来：“你看，他在那儿！他在那儿向我招手呢！”老人的脸上放出了光彩。

我向下望去，远远的桥头上，有一个小小的人影，那中间的一点红，是他的红领巾。他太远了，我看起来都很费劲，老

人却能够凭他的感情准确地判断出他寻找的目标。

老人用力地挥了三下黑帽子。

底下的红点也闪动了三下。

这是感情的交流。从老人的表情，我看出了他得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安慰，这种幸福是金钱所买不到的。因为他埋在自己的心里，寄托在别人身上。

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这以后，老人每天都如此，都在清晨挥动自己的黑帽子，向那孩子问候，那孩子也每天都准时地出现在桥头上，向老人晃着领巾。

但是，从今天起，老人将不会再晃动他的黑帽子了，他也不会再看到那孩子的身影和红领巾了。

老人死了。

到临死，他还抱着那顶黑帽子。以致医务人员很费劲地才从他的手里面抽出来。

老人被蒙上了白布，医务人员在换床单和清理老人的遗物。

一个护士拿起这顶黑帽子问一位大夫：“这里还有他的一个帽子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一起送去烧了吧！”

我猛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大夫，这帽子请您留下，珍贵的东西，不应该在世界上消失了。”

我又是一宿没睡，不为自己的病，不为自己的孤独，而是为了一种神圣的责任。

天还不亮，我就趴在窗口。

我等啊，等啊，终于盼来了那小小的人影，我用力地挥动着那顶珍贵的黑帽子。

在远远的桥那边，我看到了那红领巾的舞动。就象一面旗，一团火。

我心里无限激动，今天，我才感到做人的尊严，做人的神圣，做人的意义，做人的价值。

我的眼睛模糊了……

（选自《东方少年》1985年第3期）

作者简介 刘霆燕，男，1955年4月生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主要从事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，已发表作品约20万字。现在北京《中国交通报》文艺部工作。



在蒲公英咖啡馆

金逸铭

灰色的天空撒下来一些白色的碎点。一转眼，马路和街道都被织进了白濛濛的雪帘里。

一个戴螺旋式绒线帽的老人，摸摸冻红的鼻子，哎扭推开蒲公英咖啡馆的大玻璃门。他耸耸鼻子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唔唔，好香！”

服务员姑娘朝老人瞥了一眼，便别转脸去热情招呼一对刚进门的青年男女。

老人略为不满地哼了一声，坐在一张皮椅子上，不停地朝风雪迷茫的门口张望，嘟哝道：“又是我第一名，他们哪……”

老人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从一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掏出一只玩具电动飞艇，兴致勃勃地摆弄起来。

呼啦一下，电动飞艇从老人手中冲天而起，它亮着红红绿绿的小灯，嗡嗡嗡地在天花板上飞绕着。顾客和服务员都好奇地仰起脖子，望着这只奇妙的、飞来飞去的玩具。两个年轻人哈的一笑，把含在嘴里的麦乳精都喷了出来。

看着服务员忙着追飞艇，老人的脸一下子白了：“对不